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二

勝志草木篇

大穀

波羅密樹

娑羅樹

大麻子樹

閩中茄山茶花

回中宮雙栢

白松

桂子

香櫟子

開州大桑樹

龍井桂天竺松

衡嶽松泉

東明邢臺瑞穀麥

壁樹

千葉紅蓮

竹梅松異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二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脞志草木篇

大穀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銳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歲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寶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之最詳為所談也

波羅蜜樹

波羅蜜四夷傳百濟有波羅婆樹其實如甕又波斯國亦出佛
林國呼為阿菩憚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光淨冬夏不凋無
花結實從樹莖出有殼果之殼上有刺核大如棗一殼中具數
百枚核中仁如粟食甚美古中國未有也國初始產臨高邑邑
父老曾未之識歷五六十一年始多有之南海亦間有宣德季年
內使歲取充貢臨高甚苦之正統改元太皇太后下詔禁止民
許蘇息

婆羅樹

峨眉婆羅樹彌山盈谷皆是第近下二三十里種移皆不得生
衡山頂樵以為薪受風款偃多作怪狀然山下亦多有廬山大
林寺二株合四五人抱京之西山卧佛寺前二株三人可抱予

皆袖其子歸無識者傳物志曰驃國諸處不養蚕惟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之絮以為幅謂之娑羅蜀

大麻子樹

河間寧津縣北曹絮莊藥王廟前嘉靖七年居民伐大樹掘地得石刻云迤南大麻子樹斬蕪綱處綱蕪頗子也樹自戰國時已有矣見瀛洲志畧

閩中茄山茶花

閩中茄冬不凋萎高成樹用梯摘實然味不甚佳山茶花野田彌望春時處々緋錦然少楊柳王敬美謂於人家園亭僅見之以稀有成珍也海邊人家皆黃瓦覆屋以避海風非大瓦不覆而陶以其地土色如此見閩部疏嶺南茄亦猶閩中衡州柳皆密鬣垂綵到地異他處柳蕭疎必其始種殊非必地產也

田中宮雙栢

陝天妃田中宮雙栢夾庭際煎葉作茗清涼特異愈病析醒競
摘之葉盡猶梯摘向頂不過數葉而頂亦禿盡李太史本寧談

白松

河南密縣天仙宮向傳是黃帝塋三女處合三四人抱人取其
枝木作帶板本寧太史貽予者香潤異他木不知何時開此端
竊為木慮矣繪有圖李滄溟有詩三曰孤根一託葢珠宮不與
茗華粉黛同夜靜龍鱗銜日照天清鶴影望來空條封姑射千
秋雪蓋擁蘭臺萬里風非為子雲能作賦誰知玉樹本菁葱其
二軒轅宮裏試新妝縹緲連枝入帝鄉玉骨不緣能化石冰肌
那得更生香只愁明月消為水便恐清陰凝作霜巫峽瑤姬元
素質却令雲雨汚衣裳其三玉女窓前手自栽遙分海色向蓬

葉唯應七聖襄城過曾見三花少室開地迴流光通粉署天寒
老幹倚霜臺懸池的有千年露欲獻須君作賦才

桂子

林隱寺王無功有桂子月中落之句于養素語我曾於錢塘令
蔡仁宇自任來袖出桂子視之僅如枸杞子大而色清然予往
在家姪輝之庄見之樹固喬巨枝相繆而合生而滿樹懸鈴猶
之蓮子以園久閉無取者而實自存也其識者固鮮矣

香櫞子

予往歲訪耿天臺先生兄弟於黃安過宿咬亭野人家見堂側
有樹八九株困惡竹中潦復注之予問何樹野人媪對曰此橙
也而瓢酸山中無所用每歲隣兒漁人持竿擊之盡矣予索得
二枚以一自啜經宿甘香溢齒而以一歸餉家兄因謂媪曰此

香櫟也佳在皮耳幸為除治之媼曰卽君欲之明歲重陽後以
二力來請盡以餉而予又以遊出嗟乎野人家真所謂楚之儉
父以其所不可並棄其可若然物之用微矣曾不聞其瓜苦蒂
千葉穠無子物之美固不能兼乎然世之不遇又豈獨是物而
已因為作歌識之曰江南珍果橘與柚香櫟香烈出其右鍊根
受煖氣不衰珠實經霜姿始茂金色黃兼玉色碧入口三朝蘊
香液厚利芋侯一千戶入貢置官三百石此物好植上林苑上
巢仙禽下蘭畹苜蓿曾為漢苑珍葡萄亦泛騫槎遠何緣生就
野人家缺墻半塌苦竹遮隈云咀歎舌盡嘶棄之溷穢黃泥斜
我聞咄咄與媼語咀之其皮良足取已迄素封家不知却憶朱
門購無所楚客山雞以鳳名荆山良璞石相稱好惡從來目者
誤豈獨香櫟才可矜香櫟可矜今可重門外青蚨欲騰踊鼓刃

人是周宗臣浣紗女擅吳宮寵晨辭媼去仍回首僊家恐逢橋
中叟何年三百洞庭霜佐我十千餘杭酒

開州大桑樹

大名開州大桑樹園近十丈色近凋悴而實含榮若秦松漢栢
孔檜及廬山大林寺寶樹皆所不逮必三代物乃括地圖及博
物志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曲三千里則理所無其好事者為
之乎

龍井桂天竺松

杭西湖之龍井古桂十里大者合抱北山天竺之松九里蘇洞
庭梅十里夾小溪舟入之雪片銀花壓舟滿載又以橘名家有
千頭素封萬戶真陸海之國不失百花洲之遺矣金陵靈谷寺
入門松五里閨中春候緋錦彌望皆是山茶予遊於弁山園暮

春緋桃飄積水面凸起數寸畫船衝入處處如是遊者折技肩
而出無嗔者衆也予時羨及北園簡澹吳先生曰異哉行甫當
弇山而念叢爾北園乎予曰物有以寡為貴者元美領之曰吾
耄而始知為重心也蓋悔久矣或謂楚人不善治生能如吳越
人種樹千里茅山皆珍果特此窳偷生耳良然蓋往者畢力南
畝既不能握計然之籌今憂天傾又計不出旦暮馬力已竭而
尚何馳驅之有哉

衡嶽松泉

衡嶽甫入古松夾徑輪囷夭矯大者蔽牛皆三代物凡三十里
抵岳市而貫道泉出視融峰絕頂為七十二峰最尊而泉熾沸
奔出石澗中非源非匯不知所自来石槽盛之沿迴而下亦三
十里遶廟橫出與松接於市一自上下下一自下上上而各歷

道之半則世所蔑有泉色玉乳而味寒冽市人以之灌畝澡身
千古四時不竭即崑崙之輸不啻矣獨松在道上無故為山下
人燒灼多半削黥若煤為可悼惜如莊生言此不材罪耶材罪
耶世本浩劫必入缺陷雖物不自命焉予行松徑有詩曰磴道
石漸危蕭蕭度重嶺顧見突頂松偃柯翠娟覩月光松隙明馬
蹄踐虬影歸翼復墮巢啞啞語淒冷愛恋填疾行是誰竈者猛
有酒藉瑶華便可解鞍寢廟楹前皆松礙日凌雲如道上獨二
株最大對峙拱向合蔭陞砌本朝相承封為大將軍予亦有詩
咏之曰山中松盡秦漢物二松獨受將軍封古幹凌空甲亦鐵
狂飈振響聲如鍾盤架廟前誰敢抗虬枝怒攫森天仗不必秦
封五大夫已是防風立相向從來物大轉足防實有雷火焚枯
桑將軍不倚魁闕力兩頭百足中無藏

東明邢臺瑞穀麥

兵部郎朱公清冷始萬曆丁亥間令東明其時赤旱千里流殍滿道公百方衽席之心力而億遂獲甘霖一日出使穀給民種而憂其腐姑令撒齊前片地以驗生否及秋成實又皆雙穗觀者大駭及觀野穀穗至四而岐至九矣是歲城南又多雙穗麥歲用大熟比時邢臺最早大吏奏請移公治之亡何邢臺穀麥穗岐又皆如東明往在市肆見墨碑語如此因購得錄之夫時和而祥生當此赤旱後而岐極矣何由四且九郡之邑九何由獨東明邢臺齊前地非腴畝瑞穀何由先成古有隨車雨今為隨車瑞乎

聖樹

楊子構小屋靈碧山前四壁塗素文采不施一日廳事後壁上

有樹一株高可二尺如粧如畫如桂如榕色紫赤如黃泥諸親
朋來觀不能曉越數日淫雨連綿堂上泉出頃刻成寸客謂宜
於堂側掘一二尺深泉水自洩或謂廳後溝淺乃爾稍一浚之
泉當下行楊子往以竹竿較內外高低外溝已深二尺許莫知
泉所由來徬徨四顧見墻下一處微濕僅半寸即廳內壁樹處
也楊子自以指甲刺入一眼忽有泉隨指而出令小僮取竹稍
再刺泉湧起津津不竭取而嘗之其如飴冷如冰色如水銀俄
而廳堂水盡消翌辰雲開天霽屋前後溝皆乾惟是泉混混十
餘日不止自後每微雨泉輒涓涓出人皆異之老友龍峯子曰
奚異焉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自古然矣為之詠芝醴詩見蓉江

易諧集

千葉紅蓮

千葉紅蓮惟蘇郡學有之予伯兄理蘇時移歸故黃郡徧有之
始予植柯園小塘亭亭四披秀色可飡後園丁慘並頭蓮一枝
其中逾年雜錯與鈞耳逾年滿塘並頭蘇蓮絕矣並頭簇三四
不被必假人披之又太重多折可憎故累年掘之欲盡而旋掘
旋生竟不得盡此亦貴不敵賤美不勝惡之驗語曰四十賢人
座上著一屑沾不得何物一枝亂吾塘數載乎李獻吉詩曰隔
簾誰放遊蜂入撲酒衝琴特恁狂吾塘之謂矣

竹梅松異

洞庭君山產方竹不宜移植故惟君山有之仲兄嘉甫遊君山
童子掘得一本而根半露因棄之舟尾受曝最久歸植庭際本
出無意而獨活次年抽笋極方第傷弱小久之新竹可杖乃漸
不方今滿林與他竹埒矣非必湘夫人吝此一枝猶橘柚之性

過江化枳也吾園曰柯山弱歲讀書其中墻角老梅成秧滿地
皆往絕所蔑有移植至數年架竹木為亭而引條其上四面覆
之曰香雪亭徑達亭再匝皆梅也辛條編竹制為重墻曰香雪
林始猶未花及著花亭後一株千葩綠萼獨別衆株結實即踈
而獨碩是何繇來哉而又從亭後引條若有安排則異之異花
英臨春粘霜綴雪滿境瓊瑤而亭中若蘂珠水晶宮弄日眩影
有時風片飄墜盃斝嚼而嚙之心脾清冷客稱獨異者謂瑞梅
當兆予抱雛每集輒拈韻作瑞梅詩今憶胡載道詩曰朱草無
根始孕靈獨梅千葉結冰亭欲沒商鼎羹中味已兆陳家膝上
星仙子羅浮春正麗玉華南國洞初經充閭氣動烏衣座路入
廬山夢半醒逾年予果抱雛梅條歲久枯硬不受縛兼以密故
花放照天于是壘石為危臺於亭處偏而就之更名香雪臺而

顏於級際則故人程孟孺書朱欄石几雲巢雪窩攢柯低垂鼻
可仰嗅客展頻集不待花落而家釀屢罄此又一時西陵毛侍
御墅有松頂柯猶埒衆松而半綴密鬣茂秀可玩其色鄧震卿
劉子大梅客生李世延諸君邀予遊麻姑洞諸景過之駐馬觀
焉予作異松歌曰磴道穿雲馬忽住鄧公指我異松樹樹頂踈
枝不殊衆其半偃蓋蒼鬣重羃歷深含甘露滋低垂輕裊祥煙
動正似山雞乍餌丹五色毛今漸成鳳代近未作龍鱗膚猶喜
磔砢百尺無獨茂盡攢翡翠羽聯綴欹匝摩尼珠可惜守閭長
百木豈羨在秦封五株人言其下有茯苓大都異物還有徵即
今公等稟獨厚他年指松說年壽其年間是松忽槁或哂予作
詩使松靈洩故槁又異之異也夫由是梅松觀之物皆所自生
猶生人之始不必盡本根也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三

玄旨篇上

劉兗州

大陸山人

江陵垢面道士

高兵憲

張廣文遇仙

楊惟虛周篤棐辟穀

思屯乾道人

劉仙姑

岳姬

王玉英

葫蘆仙

大猷子

赤肚子

吳定石莫秋江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三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纂 叔永 梓

玄旨篇上

劉兖州

劉先生偉兖州守卒于官有叔父某縣簿實主其諱與南武選
韓苑洛同鄉或言劉實未死不信已恭藩山西有經歷亦其同
鄉言劉先生客其衙大駭因延入見即握手歷歷言平生事曰
子昔癯今肥矣予昔過子以雞黍留款子鼓琴成昭君梅花二
曲豈忘之耶韓曰然明旦清戎察院聞之曰故臺長也急遣使
迎遂不知所往韓言兖州為人素以禮自防親喪皆廬墓三年

四十後妻亡不再娶為御史時住慶壽寺閉門謝客積書至數
積每出必自封識一日辰入朝急不及封康對山太史密往發
視皆丹書也在兗州忽終南山一道士至家謂其子曰尊公今
日至山特相告數日後訃至其亡日即道士至家日也在山西
入見方伯蔡公諸司屬皆在後以問山西甄給舍曰信有之余
故與狎處不知其為劉李遷鶯谷山房記及浚川內臺集皆言
其事

大陸山人

會稽大學范生繼業始讀書大陸山月夜行深林遇老人形貌
古怪目光炯炯射人因就與語老人但笑亦不作禮語皆玄冥
上古之事混沌老莊之旨聞其世自不知其始若亦避秦來者
以居大陸名大陸山人問其居不言迹之往往障以雲莽而止

然自是常顧生於獨居勸令學道其言曰人猶木馬自茅藥拱把合抱莫鑿其生氣自然以性壽今塵勞事事皆鑿人生氣者也因授以熊經鳥伸諸法戒罷誦讀屏妄想而家人疑其為怪物潛以穢授水飲中遂不復至別時以劍一口授生曰子志分不易入道然世界彈指光景便別子努力尚可作塵勞中稚伯生今以赴試客京邸因得其事人求僊僊亦求人第人有過如僊者少也故太學不遇不然其亦隱君子栖巖穴如巢父務光之流耶

江陵垢面道士

萬曆壬辰有道士至江陵蓬首垢面衣敝履穿以施藥求乞藥無囊裹但用兩指搦袖中卽丸出久多驗故求者日集又能於十百人中識某善者或殘傷人多與藥不善人卽求弗與也嘗

於衆中喚一聲者與藥一粒令置耳中須臾耳徹可辨微細人始知非乞者然亦莫知其為仙也獨問鄉傳公異之延至宅問仙事不答問病可卻乎曰然與藥七粒去已數日復來索金公探囊贈三十金笑曰吾置此何處棄不取又索履屨之去出門復棄不履公有第三子惟貌骨甚異少即欲學僊格於父令紹箕裘業不獲如願至是曰此吾師呂僊也奈何當面錯過公亦悔出門追數里愈近愈遠知不可及止而終不能忘情作回道人詩曰曾服金丹一粒砂白雲分手便天涯瑤臺躡景歸何處瓊液修真識自家丹母養成三品藥玉皇分得九流霞世間甲子空中電身外浮名浪裡花泉壤昔年皆契舊浪波昨日是桑麻漁叢老去塵寰隔何得因緣換鬢華想像遺踪迷後悟只今空羨海天槎予謂兩履亦成二口而棄之豈非視呂而尚不悟

真不易悟也豈為佳公子來否與

高兵憲

蜀有高進士節兵憲嶺南領兵討賊道遇一小道人坐地上不為動公覺其異下車禮之問答良久亦異之因長跼問兵事道人曰明日見白雀來即回兵又明日大捷捷後納節歸異日當訪公于家也明日果見白雀來即回兵屯于某處大寺是夜賊於總兵營殺掠無算賊大喜具牛酒自勞咸大醉公探得急領兵突入殺掠殆盡而臺使奏功公即拂衣歸歸數年有同年某最親者過其里先數日治具以待因謝客不出忽道人至公初不知辭之復曰我即嶺南遇者公急倒屣迎而道人已去隨即追至某寺寺中人云在於玉皇閣上及登閣惟書一緘啟視云三日內好嫁二女次日即以長女于歸三日次女甫出門而公

無疾暴卒公弟簡亦進士俱好神僊家資盡以食緇黃且為屋數百間以居之故其家日貧有孫某猶有祖風善召箕仙即其所談於李本石者

張廣文遇仙

羅山司訓張致祥西華人往讀書山館見少婦衣純素過門貌絕美他日又過而風吹其笄帕落生前生屬傍客還之婦遙致謝婦每出有老嫗相隨一日遇老嫗詰問云是丁家女適方門新寡常歸寧耳生羨慕不已忽一日婦披徑栢自至共生寢處艷麗姣好目所未覩經兩月餘忽持生家所貯書來生始疑曰汝鬼耶曰鬼則君精神何由倍常汝仙耶曰且未敢言仙與君有夙緣耳自是往還踈數不常預決休咎遠近人事纖毫不爽但不言淫合是何意曰此亦修養術耳生因曰能振吾貧乎曰

君分合如此無故之獲反以累君又曰能助吾謁選乎曰此皆
羨念當絕其萌命定謂何其持論又若此嘗詰生曰君往在某
地遇某人有乎此生密情無知者曰然曰此皆我幻形也後生
省試及謁選燕邸婦常來一如伉儷已授南陽司訓忽於宅傍
射圃亭又見之後生以憂歸禪後婦復來曰數年遊海外故來
遲遲今且與君別又曰與君還有一會生悵然傷離忽發白光
圓滿罩身須臾絢爛五色又成黑如墨而冉冉昇矣久不可見
生始遇婦不滿四十至訓羅山時為萬曆甲午己六十九馳馬
健爽如少往生在京今兵部郎朱清泠公夙聞其事因強之言
而而此後益有徵於同鄉諸公清泠公談夫清虛仙子寧
以淫合斯所謂謫仙人耶漢川鄭交甫解珮於仙姬不過俄頃
而廣文與伉儷三四年緣福不淺其曰再會或當入芙蓉城乎

否耶

楊惟虛周篤斐辟穀

高明楊銓字惟虛嘉靖戊子舉明經入京善辟穀公卿咸客迎之羅文恭洪先謂已五年不食矣連舉二子好相宅及醫蓬跣入山步健如飛又潮陽周篤斐台州同知萬曆丁亥王筭蒲公去華過於金華辟穀已久教以專氣致柔一語踰兩月念母老一夕襲官帽角巾見客即投牒歸亡何謁其家貧甚自貸以活辟猶故也見闇然堂集

思屯乾道人

萬鑑金陵人遊方外談長生常為人筮卜請則呂仙必至一日箕語有客至其人業卜可咨之果得焉故又業卜以是糊口隆慶庚午鑑得風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逢一道者呼鑑名鑑

頗怪詫已住杖與語甚悉曰吾能愈爾矣因令鑑疾行鑑曰不能道者畧引以手便能行又以手上下捫衣內宿苦盡除鑑大感悅伏拜問姓名及其家曰汝向清元觀問思屯乾道人便識矣鑑歸遇故人毛儔者于門驚問其故鑑道所以毛賀曰公遇仙矣思者絲也系屯純也乾者陽也乃是純陽呂祖也至清元觀謁塑像正如所見鑑言呂祖年若四十餘白皙長髯青唐中玉色道袍袍有二綻處暗寓呂字手常扞而不放焉向曾前後亦是呂字可謂奇遇矣亡友盛仲交談近年人家盡純陽像多倣此

劉仙姑

劉仙姑者其先浙之慈谿人嘉靖丙辰父諱廷試避倭入京考中文華殿中書母羅氏夢五色雲自天擁一絳衣女降其家遂

孕九十月異香氤氲不絕復夢白衣母送女來癸亥冬女生
後香益甚遂名香姑姑貌端肅辨慧異常而孝敬皆自其天性
住舊蓮子齋幼時偶出迷道由衛營歷中街賴白衣母抱至
其家開門忽失母所在然自週年至十齡無歲不病劇亦嘗魔
於鬼祟皆賴觀音菩薩救濟得解母問菩薩何狀曰戴珠冠著
花袍手持鉄鞭鞭以擊立龍小鬼者其為祟者也病時嘗合掌
胸前高叫菩薩菩薩不絕母問之曰菩薩教我如此如此忽于
二月十九日問母曰今非菩薩誕日乎曰然語未畢異香勃發
姑頓顙作迎神狀已復作送神狀知為菩薩來也起視几壁皆
成甘露若粟顆曰此菩薩所灑楊枝鉢中水也甲戌姑年十一
歲病忽大作謂母曰菩薩今日來見去矣見無所戀戀而親耳
涕泣不止舉家大號已命沐浴浴罷自綰過橋髻著跣雲履常

服之外加白道袍黃絲而已手執小角扇徧拜兩親諸戚而異香發於門外知為菩薩來也跌坐室側凝然而逝顏益異如明珠丹砂而膚香烈如檀麝家人方舉哀而兄志儼自山西厭至曰儼方晝寢見姑來別我曰二兄努力功名妹今去矣歔奔來明日莖順城門外大光明寺傍母亦多病自是母病呼姑枕畔輒香發而姑至病輒已凡姻婭葭莩遠在千里下逮戚獲凡有危殆呼姑姑必佑庇皆有事實不可枚舉甲戌父以房賃與吳江沈進士寧菴裝橐皆從而尚未及遷姑龕是夜沈僕宿廳上見群姬扣門直入談笑以為劉春耶而服飾容貌皆非人間有也蓋疑其仙侶會香姑也明日迎姑龕歸忽白雀入龕內人皆駭視之雀復去墮有一毛皎潔如雪而翮其端如赤霞所謂白鸚鵡非耶既為仙侶離凡而復多病又復寔鬼豈阨數既定仙

聖不免乎李太保惟寅謂嘗見姑像為胡王林所寫而中舍君能詩能書于已最驩也始王林寫姑像無據姑忽於夢中現身故援筆立就宛然為姑焉鳥毛今尚存其異皆類此

岳姬

順城門外彭二衡衡岳姬以子死將棄之一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為棄之姬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緘封甚密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姬受訖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為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為壽十四也踰十四矣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為壽二十四也至今年春始卒壽三十餘矣發封乃萬曆二十四年也道士真仙也哉朱侍中晉甫宅容談仙人不可見見其書足矣聞

驗後客爭向姬索仙書看小室屢常滿姬厭苦欲焚之客因以取去靈異之物與羽化俱滅客何為者事在隆慶預知萬曆猶王文成公在正德預知嘉靖所謂聖人前知者耶

王玉英

福清茂材韓生慶雲授徒於長樂之藍田石尤嶺間見嶺下遺骸傷之歸具畚鍤自為瘞埋是夜有人剝喙籬外啟戶見端麗女子曰妾王玉英也家世湘潭宋德祐間父為閩守將兵禦胡元戰死妾不肯辱虜與其家死嶺下歲久骸骨偶出蒙公覆掩恩最深重來相報耳妾非人也理有冥合君其勿疑遂與合而亡何七月七日子生慶雲母亦微知其事急欲見孫因欲抱歸女戒曰兒受陽氣尚淺未可令人遽見忽母來登樓女已抱子從窓牖逸去噉兒果尚棄在地始猶謂蓮子察之乃蜂房也抱

兒歸湘潭無主者乃故棄之河旁書生辰於衣帶間仍書曰十八年後當來歸湘潭有黃公者富而無子拾之稍長清癯敏慧異常兒名曰鶴齡公旋又生一子曰鶴箕二子共習制業頗有聲已而其弟已授室獨鶴齡泥衣帶中語未決然已捐金四十兩委禽於其里易氏矣先是女即歸楚嘗以二竹筴與生令擊竹筴則女即至凡有疾痛禍患得女一語即獲庇佑後以人言疑女為妖又誣生失行淫主人女褫去章服故女來漸疎相期惟一歲一來來必七月七日夕之女謂生曰兒已符衣帶之期可不來視之乎生遂抵湘潭偽作星家語謁黃公公出二子年甲生指鶴齡者曰此非公子即浪得當歸矣黃公色動問所自來生曰我即棄兒父故來試公儻不寒盟有衣帶語在公曰固也我已育子不死溝壑若公還珠可忘阿保他且勿論頃者委

禽之資當為計耳因問兒所在曰應試長沙去也生即往就視
一見兩皆感動若不勝情其弟暨家奴皆大詬禁不令與語生
自忖貧既不能償金又婚未易就以咨女亦莫為計遂棄之歸
始來浮湘屢經險女皆在舟中陰為衛又為經紀其資斧至兒
不得疾歸女亦恚悵若有待耳抵閩人皆驚詫蓋始皆謂生必
死狐媚今不然又謂見兒知非祟也女能詩長篇短詠筆落數
千言皆臻理致其詠某貞婦詩曰芳心未可輕行露高節何須
怨凱風其憶生詩三絕句曰洞裡仙人路不遙洞庭烟雨畫瀟
瀟莫教吹笛城頭閣尚有銷魂鳥鵲橋莫訝鴛鴦會有緣桃生
結子已千年塵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朝暮雲騫閩
楚関青鳶信不斷塵寰乍逢仙侶拋桃打咲我清波照霧鬟諸
篇為人所誦生始命賦萬鳥鳴春即成四律今即以名集計十

王部
餘卷閔莊靜甫談

葫蘆仙

大冢宰王疎菴公國光晉人以少司徒罷歸忽一日其媵剖葫蘆中有一仙人長寸餘衣冠偉然其家爭問以休咎及司徒出處曰公後當作大司徒遷冢宰勲名兩茂一代柱石忽不見公因祀之家繪葫蘆仙圖海內搢紳賦頌甚多其後登遷果然古稱橘中有奕仙費長房所見壺公隱入其中此殆其類耶或令予賦賦曰爾爾葫蘆腹世界大如許躍入試長房占來逢季主蝸角觸蠻邦蚤曉蟪蛄府寄語枯桑君何能熟為脯

大瓢李

先朝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閩人李公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謂祖未能後以檄往

而予里人葉椽從入洞中。孫拜牀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病矣。李公欲屣棄袍笏，掛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綬歸代者，為丁公汝夔。庚戌之變，喪元東市，不然禍在李公矣。葉胥常以語何京兆北愚，蓋其所見京兆談及之聞。是時虜疲陣散，實可擊而諸鎮帥無不欲擊，獨相嵩橫其中，不欲擊耳。及上問何以不擊，嵩惧禍及已，遽以委諸鎮。故丁公揚公皆不免實死冤也。然二公之禍，皆有兆，故知數皆前定，即奸畫不過成其數耳。虜犯之先，一日金陵地震。自孝陵始，諸公戒勿報，故不具聞。蓋高皇帝之靈已豫識矣。豈偶然哉。

赤肚子

嘉靖戊午呂少傳本居相延赤肚子自西城直房至安福里第
少傳子祠部允約諸公大綬陶公大臨同往觀毛太史惇元以
計偕與焉時年已百七十六歲其指數公年壽祿位無不合也
而子毛尤奇中間養生曰吾一百年不洗浴其餘可知呂公父
子自此不復浴雖盛暑巾拭而已乙丑陶中丞大順知其妹在
房山復延之至長安邸亦一百七十矣毛髮落盡而復出色狀
如羣鰓日夜瞑坐寒暑不易衣問荅甚淺淡食亦簡少居住四
月忽一日辭去出阜城門不復見皆陶駕部懋中所識云

吳定石莫秋江

萬曆癸未陶駕部謫通州時會戚少保繼光于檀城戚曰有異
人吾師也公盡見之問為誰曰吳定石公也公微歎人弘治戊

牛舉人正德末知真定冀州羅官竟不歸常往來于泰充登萊
順永河保間尋真訪道為人卜地尤精驗戚自弱冠初襲職寺
吳年已踰百遂拜其門下今四十年矣顏齒無異陶與共席聞
人語若不知久而閉目齁齁然身不倚首不垂也次年尚在潞
河岑孝廉家不及再訪某年駕部又于張宮諭元怵家會莫秋
江者四川嘉定人年亦百五十歲則矯健矍鑠如美少年狀熟
方術而喜譚後聞以墮馬斷肋死其解耶抑真也陶懋中談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四目錄

玄旨篇中

尹蓬頭

楚子李

峨眉夷仙

堪輿翁公

涿州僊婢

胡清虛

劉清溪

程大中生子

趙童

居士遇箕仙

靈濟宮吳挺所遇客

朱惟中所遇

仙桐

王玉峯

西湖上老人

箕仙王子安

墮崖女

張三丰救曹國李公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叔永 梓

玄旨篇中

尹蓬頭

庚癸編載蓬頭缺鶴觀事而不及其餘蓬頭于庚戌年館秦淮
勝西江家今魏國莫愁湖園其址也幻跡甚多館勝氏甚久勝
以少婦女為伴亦不辭獨善一小童出入每隨之一日初夏言
將別去西江鎖之密室比至水西門則已在橋上矣歸而縱之
數日汲井水澡洗竟則以餘瀝傾飯鍋內厨人穢之舉置湖水
中金光爛然遂出門去勝追之但隔十餘步終不能及至南門

雨花臺尹曰公莫追我爲公作劇以發一咲即長嘯呼鶴鶴來
漸多鶴向之舞尹亦舞已而鶴至百餘遂雜以去滕不知其孰
鶴孰尹也悵悵而返至家時家人云尹率童去久矣此年陶文
僖公在南國子所見懋中談夏克家又言尹往居朝天宮道衆
方作醮事忘進齋啖尹尹怒忽天灑墨雨盡緇衆衣衆知尹所
爲靳解忽又下白雨濯墨盡又嘗於雨際作漿漿衣人皆笑之
曰日在後園無妨暴晒已園日果於暴處獨朗日外皆淋雨其
異多類此蓋本寺傭遇仙成道者

魅子李

魅子李者正靖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辟穀但噉麥
麩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叅藩董是山者礼聘以
至寓靳武當宮衣破袖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

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
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
至山見李坐捨身岩險絕處誦經遙為泣拜索書又忽不見明
年王思之仍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去矣校于歸途又見李持
一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得罪幾覆家國始悟李語非
漫然也蘄王均之光祿談

峨眉夷山

峨眉有仙本夷人人盡知之予里定惠院僧東暉其師名僧也
嘉靖初結九僧往訪之至山店店中人曰洞距此十日程無煙
火必裹糧敲火始得炊洞懸石磬擊則仙至如其言往果得洞
擊磬仙至碧眼髮覆額肚皮頑厚如黑牛皮編樹葉以蔽體亦
具賓主之禮擷澗中九節菖蒲為餉語言不通十僧知無益于

過辭歸仙槲蒲繁衆僧腰步步將送累日忽向群山頭連躍以
去疾如鳥翥虎狼皆近人煙深山轉絕故往無虞仙鍊膚如牛
皮人則何能故即通言無庸且聚處爲樂深山獨處踽踽寥寥
久生何益乎故即令丁令威千歲歸而城郭人民盡非亦未見
樂也

堪輿翁公

堪輿翁公江東人始其父產三女而壻皆登第晚始得公冀其
貴如壻課督甚厲公十餘歲不能堪欲死母教以且避外公家
出迷道泣坐大樹下忽一老者至相問答曰可從我歸乎遂携
去如行雲霧中瞬息而達至則茅屋數間已有徒七人旦暮皆
分應薪蔬諸役獨公以最少免久之公與其徒二三人揣老者
異人曾無所指授因以歸辭老人太息曰汝無福皆欲歸乎其

一索丹方曰汝福薄給以丹砂少許令熬金十六兩為母指其
其二索醫方曰汝福亦薄與眼藥四兩且戒之曰恐此藥亦難
消受也謂公曰汝稍可教汝父已沒可歸矣授以相地秘訣其
夜夢鍾呂二祖謂曰爾骨相頗異惜心不鍊耳乃斷胷取心出
探囊揀一最大心納之孔不能入時天亦曙二仙用繩係之項
上散去覺而胷前凸起隆隆然如巨柿亦有系纏項上而垂至
胷亦隱起皮內既出皆迷故境獨公畧記是武當山後亦期與
再往丹砂子莫知所往醫師治人藥投即育開饒有金裝與一
臂婦德之益相歡而他姦者恚恨傾其囊水中藥盡失獨存身
畔沙藥可治三人以治極富人得千金公以相地名江東授決
至秘指處若有神助便得牛眠今遠近爭相迎無虛日而心無
城府未常計錢刀於酬者則易心之驗也

涿州僊婢

世廟末涿州棲桑廟傍農人王某田間石碓傳自上世忽有賈胡某過視欲購以十金其家益疑不聽賈既去而其兄弟以失價相詬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而清冽異常不省所用置神堂被婢竊飲之數日膚潤面腴髮黑如漆又通靈知未來事始家相距百里曰姑家火發已及與室又曰家牛生犢母子當弗活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貴賤遠近填門視婢塋隴皆平部使者以僊出畿輔為翊聖之祥表聞而中使下迎婢忽不見其家兄弟繫獄坐死隆慶間豫章人賀侍御一挂謂怪異恍惚不宜以施刑奏免從之得釋

胡清虛

東陽胡清虛年十四甚韶秀直指巡歷稱劉祖師謂之曰汝能

從我後日可証仙果何避岩穴為虎狼食耶遂同行倏忽數日
已至終南石室儲峙甚具劉教之瞑目坐調其呼吸七七日則
頂上圓光漸大照洞四壁則圖書識緯符篆備焉所見皆能記
憶如此十年道術益進嘉靖辛酉胡辭劉歸金華適大旱郡守
祈雨不得強胡上壇符召龍神駕風鞭霆雨大足在杭州亦然
時谷公中虛撫兩浙服其神異迎置賓席所叩輒應遂執弟子
禮一時名豪如山陰王龍谿豫章羅近溪辯難聖學卒不能勝
也後遊者日衆三教百家無所擇所至紹饒之間及金華東陽
皆置田產眷屬供養數千指而衣食器用皆不缺李少師春芳
與語還丹之術曰公老矣差可必房中延年耳李因問曰公晬
器既多畜養又衆大費金錢亦能治黃白乎胡曰此易事耳余
所授祖師秘法不敢傳但微得沂州礦為公洩一方作戲耳李

以礦碎之雜少藥置陽城罐以鉄線綴之而塗以黃土置爐中
七七日取出則礦中吐銀鬚如水浸燕窩茅狀令置銅一斤約
鬚四分鍛之成大餅以貿易無室也比還越中陶中丞大順時
以武選即在籍因戚里有沂州礦者更試之亦然一日夜已闌
陶駕部允宜與談江南山川脉絡胡應曰夜深矣明早當書一
篇相復耳比五鼓聞其室咯咯有聲則請劉至運筆亂也陶避
不使覺已而開門出呈一紙數千言叙枝幹甚辨爛然古文辭
也庚辰辛巳間劉公堯誨鎮兩廣以百金聘赴肇慶胡設位請
劉祖師問曰此行利否劉批曰往事已如許將來未可言好從
梅嶺宿莫入荔枝園胡意謂荔枝熟時日正熱有瘡待秋涼後
行然見荔枝樹則避去已過廣州至一李家小園夜宿次日起
見扁曰荔枝園胡心動則又設位騰蹠如今道士伏章頃之雲

中下朱書數其違教之罪十條限以明日申刻相見毋得遲胡知數不可逃即為書謝督府及作辭故知書一十七封竟則端坐不語時羅公汝芳兩子皆在一精于玄一精于佛而是日皆願與偕去後以為請胡頴之曰信如此固大願但各作一書辭尊人可乎二羅因脩書別其父及妻並坐悠然而逝則十月二十一日也此陶中丞大順子允端所親見者又三年羅公由建昌送其長孫入南監其鄉人同為國子生者逢羅長公于橋上偁問家事作一書寄父且附一詩扇于其子羅公拆開真手跡也而墨尚未乾

劉清溪

今學士曾先生傳曰劉清溪名道弘高安人其初流寓桂陽與諸賈人處閨中而不積著自營獨持數編符篆呪誥科書所受

於其師者即其文訛舛不改謂是足以號召鬼神而祛邪滅祟如響州人傾信之焉先君以歲旱令人招至乃為壇與之晝夜日中擁重絮以汗難易多少方向為刻應雲將起以舌默書符篆望其方作勢運之雲合而陰將雨矣雷電交作結蟠成龍蛇形且以令板呼雷名如在其左右觀者見其電光著兩鬚固愈快甚得意雨水倏而決渠迸騰間矣郡苦旱嘗召之亦然昔符咒東已疾而猶好以挑箕下神告凶吉即余甲科名第預決於二十年前嘗語余曰吾身後當作仙余哂之曰作仙必修鍊道術萬一能成君何修而能仙乎則應曰吾乃為仙官既死數歲有村覲某者盜請其所供神像將安座而竊附其子曰而安得饗吾神雷電驟作閃爍其戶以刀自擊其脅覲乃大恐亟冒雨奉還之余之丙子春官也附著於余老僕輔告以所中第如

前語真若已仙者焉

程大中生子

歛程茂材大中四十餘無子婦黃好施靳求甚至忽一癩道人過門曰得子不難貧道贈君以徐卿之數即探袖出藥二丸令如法服黃漫不信然亦服一丸即生男子袍自是不再產產亦不育方悟道士仙乎甚懊恨失其藥一丸乃忽檢出再服生男子謗益信為仙矣其家進士子鑿觀政於予銀臺所面語又謂嘗見道士不癩稱其兄弟八人而已最少問八人何在曰只在目前顧人不識耳又指予宅東隅曰臘月某日防火已而果災允若此非仙能乎

趙童

應城有丐者趙童陳大夫心叔應城人為作傳曰應城有趙村

故童曰趙童趙氏不知也童又曰我久應城曰應童豈老氏生
李下即李姓乎應城毓英門有上方寺童常住其內披百結若
丐或綰髮作雙髻或單髻或冠或巾或剪垂一二寸忽長二三
尺始蒼白忽成黑如漆無常度入市掛一瓢一葫蘆或荷杖杖
頭懸膏藥藥只鎔松脂成之無他品而治人無不效報以金帛
他物皆卻不受近河有鉅樹常坐樹下即大雪坐處盈丈獨不
覺溽暑卧日中無汗垢舉火無定處以甕甕搯其鍋煮饘粥携
入河流中淘淨米汁煮豚肉極爛亦洗淨油膩始食煮時有人
至鍋旁輒陽怒曰子將毒我乎遂擊鍋碎至夜乃以藥化成銀
具食朔望日招諸丐者集寺中備食之以為常一日謁主僧祖
閻曰明日有難望為救濟明日果為寺僧持刀斧劫金得閻祥
始免嘉靖間高廉憲過邑呵衛甚厲童曰吳皮囊不過五日越

四日高暴卒始里人稱童曰趙神仙然不謂仙也至是始疑信
半然自予曾大父大父予及及予凡四世皆讀書寺中由弘治
及嘉靖七八十年見童皆如一日而竟莫知壽幾何年矣予相
厚久常私扣其秘竟不言久始曰君某年某年登兩榜宦成歸
訪我未遲也云耳及登榜果然吾友陳在南尊信極篤遇晦夜
輒詣童跏趺願師教我童知其誠也期某夜二更抵城北靈壩
相候至期雷電大作猛如注徹明水沆溢沒雷陳懼不往次日
童曰候子不至何也君不幸壽不永陳媿怫不能對後十年八
南雍卒童足未嘗離應城然人自荆襄來見童在荆襄自鄂來
見童在鄂有徽人汪氏子行徽山中見一寺新成題梁曰應城
趙童建問寺僧為誰曰有道人自稱應城趙童客此最久睹寺
廢點鋼百餘斤成銀道人忽不見眾以為神因藉資新寺汪氏

子來應城童自在應城未離也童飲酒微醺常引聲作歌清徹
雲來陶然惟甚音鳴嗚嗚嗚若斷復續莫辨為何調何曲也已
酉秋童辭市人曰吾將去矣明日忽數人至乃龍虎山張真人
所遣使頗粗躁不雅先繫舟西河強舁童至舟中及抵真人府
真人嚴事之朝夕惟謹長懇求長生術童坐受真人拜竟無一
言真人怠且疑霄遇之迹氣絕棺斂葬山下開穴有石數尺如
碑上題應城趙童之地六字真人聞驚嘆啟棺空矣衣舄俱衣
惟一竹杖是日龍虎山道士自廬山來見童曰為我謝真人應
城客商往來彭蠡之間處處見童在隣舟上遙相問答云童真
仙也本易知而反疑偽道士多口談荒莽易辨反多謂真歐陽
子曰小人易惑而難曉信然近故疑太異故疑偽亂真故疑真
知固難矣童子神通能分身隱見何難不避而必假人以解經

謂阨數既定僊聖不免又謂必屢度劫僊始成其日月晦蝕類耶

居山遇箕仙

杭人居生為塾師與其徒頻請箕仙其主人不悅謂箕曰能歟我乎曰可但視鑪底視鑪底得金又曰能發桂枝乎曰可但視家園視家園得桂枝主人大喜拜曰既真仙何妨出形一見曰可當與爾會鳳凰山二人往及山下見六七童子採山如薏山半見腐屍顙血如凝珠及山見擔糞者行如飛意此仙乎拜而行者不顧遂慚而止悵然歸灰橋見老僧長丈慚餘遂不復問他日詰仙曰會不可得何食言乎曰我四會而子四避何食言也秋晚無山如薏腐屍顙血無凝珠而子不悟擔糞者見拜可矣而含慚長僧世所無而不問子真難悟也然亦有贈于子矣

二人方悔恨而壽皆至期願箕仙多鬼附而亦有真者此其真者乎

靈濟宮吳挺所遇客

徽鹽商吳挺手談冠絕海內寓京靈濟宮日與人奕無能右者有一客已先寓經月但坐觀變無一言若不解者然挺與談事理皆解不凡異之因強與奕客纔營布挺已大北益大驚長跼顧北面請益客曰此河圖洛書數也無奇吾尚有他技授汝時挺已嚴裝他適客為期以待曰是日可來及來逾期而客已去甚恨有炊僧耳語挺曰前客大異常在房坐卧不見具食一日師與索房值窘之客拾一銅物出少藥塗之成白金師大喜求作不已至挾以兩客笑入房取書教授遂不見挺徙容以咨其師師曰然餘金尚在乃真仙人恨以惡忤之去也方思古譚

朱惟中所遇

蜀民朱惟中世居鳳皇山下家極富夫婦平生行善好施至老
不急晚生一子十餘齡得羸瘵病不可治里人皆有天道無知
之嘆忽一道士至門視兒曰病在骨髓非藥石可及翁媼既行
善而欲存兒軀殼是尚可治但須一家避出徙外爲鑄吾從內
作法三日起矣夫婦急欲活兒從之三日入視兒諸苦盡除覺
性冥頑不省飽食酣眠而已而腹有紅痕一條視圈中小豬腹
分而臍臍莫知所在以問道士道士曰十日後視牀後壁當自
知慎無違吾教酬金盡卻疾去不見及期視牀後掛有兒臍腹
蟲已嘈嘈滿壁此其疾根而兒臍腹乃猪中所易故冥頑不省
也世無倉扁何得有此真僊乎而以報善天道豈盡無知耶何
本江談

仙桐

曹丘縣定清寺一桐樹枯五年所僧薪之根不盡斷者僅尺忽一夕有醉道士踞其上呼水嚙之曰我能活此桐衆狂之不為信且不為禮夜半有聞其歌者旦日失道士而歌傳又二日巨蘗起枯查間彌月而及宇敷葉二十有四巨者倍盤遠邇傳聞觀者踵接時錢五卿令曹丘士人圖其狀詠歌之大成帙已錢君令益津益津王考功緘仲默重為作歌皆以美錢君政所感而序於歌下如此考功子伯鏞大聲任子佐督府与予遊得其歌因識之考功又曰六合之內何所不有執常而論大近荒唐要之圓蓋方輿于何而繫造化人物于何而興泡影電光有無無有皆實理耳和氣致祥曹丘令其人哉論妙矣

王玉峯

王翁王峯天民成都人往歲自峨眉來以道士位於白雲觀髮已白受諸貴人施米近百石皆以施緇黃今重來巾服則儒裝則轉黑光可鑒一齒落重生及半如四五十歲人踪跡不定蜀諸公皆謂兒時已見翁老不如今時大都二百歲矣楊水部伯隣謂常客其兄大司徒所噉飯蕪數人腹尚不累以遊衡秦嘗過楚澧州摩華陽王頂於澡髮時今王其曾孫也故屢遊澧國人皆識之一茶一蔬今王必長跼進之都人于燕九日好遊白雲觀謁仙人囂塵障天予往年屐亦在其中仙翁避不見今聞寓朝天宮後周侍御宅與陶駕部懋中偕往值張京兆和庚先在而諸貴人紛紛以酒脯來遂飯其宅始見翁猶謂是翁子孫坐久始知即翁大駭問養生曰愚無所知但平生不惱怒耳貴人迎刺不絕亦不阻行而中為人留款亦即止與人期亦即忘

其遊于逍遙者耶翁方以贊授太監而內有三婦主爨皆有說
若翁者得無如莊生所謂大惑易性而華陽諸公其所謂迷之
郵者乎玉峰齒生及半及西湖上老人膚拳曲貼骨處如老松
皮不長年莫能

西湖上老人

西湖上有老人相貌椎傑童顏鶴髮眉長蓋眼：中燁：有光
膚雖柔碩而其拳曲貼骨處蒼勁如老松皮人稱為王威寧然
老人自有名號未嘗自言也嘉靖甲午山西孔太史天胤方督
學浙中而老人自普陀來孔公即候謁北面稱弟子蓋其大父
為威寧故吏習知其事及貌故也時歸安茅鹿門先生以博士
弟子為孔公試居首亦在北面中今鹿門幾百齡謂老人貌猶
昔而供養不棄兩申陶駕部懋中謁於林隱傳錦衣梅園見判

曰其陶叔和曾孫乎此通家子也因問其事曰始弘治乙卯在謝于喬所見叔和以新解元入謁美少年如畫時已契合後甲午由方伯晉開府歸予過其家太夫人已近百歲諸兄弟十餘人皆嚴衣冠來陪款又有里人守郡者恐其相顧遂去憇百家廟夜行又甲午歲又一週遊天台雁蕩再過貴地室何多門徑何大異獨廟貌猶舊增一閣矣又問於敝地識何人曰謝氏無論即王伯安為秀才時為其尊人令出見時已許為當今第一流及舉秋試予賀以一劔後予之托蛻也而伯安請得開壙之命以來掛劔以酬知己如王君鑑韓君邦問身名已灰又嘉禾之屠項俱有後足喜也因問老人往事曰與叔和遇年已七十七比遇異人厭世托蛻而遁從師友於終南已遂盤旋澗阿直出鳥思藏久之聞劉君大夏某公藩與世和謫戍于肅州之右衛

右衛離居最遠而於烏思稍近因過訪三公留連彌月迤邐復入中國非君不與道皆所諦者也曰公已仙乎曰仙則未能以久視人間或可物有定數超於神則有劫劫者數之大也而劫有大小遠近則仙品之高卑因之積功累行盡其在我尚未定劫數多少耳又問於佛法何如曰大覺金僊異而同也佛家之品亦猶之仙乎曰然則公何以居之曰予東西南北人也又問往貴鄉否曰往恐動念故不歸今即歸無識者亦不必歸矣忽鹿門餽榼為棗栗脯鮓佳醞出就梅花下飲日已酉曰此會甚奇何可不醉出二觥而自飲其巨者醉乃別懋中語如此威寧伯大名之潛縣人以破虜功封而同事則貴璫後貴璫事敗死坐累被遠謫楚安陸人得釋復爵老人其為人本奇而長年固所自有謂長年若是而不為仙猶起死人而不為神醫坐玄元

歟而問長安也今歲辛丑老人寓金陵瓦官閣旁人多未見而皆以假威寧見憎以假名者多也然不失為湖上老人故以名且於人已自謂非仙未盡度劫尚何名假焉嗟乎達摩傳法而多羅懺記已知世難故竟驗於師燦其言曰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乃仙人清虛之體亦蒙劫難大小遠近此莊生所謂為吾患者以吾有身若無吾身何患之有信乎輪王一法而患不除悲哉

箕仙王子安

方少司徒采山公於上元夜請箕仙既至請其賦詩仙曰請題適有桃花片罩在蛛網因令賦之即書曰子規啼子規啼子規啼徹四更時蜘蛛亦有留春意扯住桃花不放歸公曰大仙請留名姓又書落霞孤鶩齊飛二句公曰其王子安先生乎曰然

然遂去方思古談

墮崖女

有宦而川遊者過險道女自輿出墮崖下崖偏溪流深黯莫測以謂必死痛哭而去後任滿還過此將為招魂之奠人皆謂年來見一僊女飛來亭上旋復飛下宦遊者曰有是哉停驂俟之果見飛至乃其女也父母齊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兒在此甚樂不欲歸也竟載歸去問何以得生曰墮時即止崖石上饑則食樹子久而身輕能飛兒亦不省自是火食身亦不能輕還其故步矣吳寧伯謂吳太湖孝廉語已然予已熟聞之

張三丰救曹國李公

曹國公李景隆嘗容三丰於其家一日別去以簞笠瓶各一相授而封識甚密曰君家千日後有大難當拜簞笠而啟瓶可解

勝國時遭危難籍其家禁銅斷食數日公憶與三丰別正十日
如其言拜簑笠簑笠無風自搖啟瓶乃稻種子落地即生生
不已至狼籍以聞於上上取入宮中種之亦生遂感悟宥免行
上江兩縣供給若高墻然一供之後再種不生矣見李太保
家錄曹公其二世祖也